繹志

繹志卷十二

竟陵石莊胡承諾譔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取與篇第四十四

辭受取與之道通乎上下貫乎小大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利害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察雞豚冢宰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圃士不服商賈卑者之物不可以瀆尊上苟踰此道人皆賤之所謂通乎上下也大者山川土田附庸其次宮室車馬其次冕服彝器衣裳劒佩其次金玉玩好其次粟米布帛最少者觴酒豆肉出此入彼皆有辨别有是非有界限所謂貫乎小大也凡貨利當前率情而自許者未必當於義也深察而自疑則義之所在也有所不取爲廉分而施之爲義蒙袂輯屨不受嗟來之食是

自處以廉而絕人以義非所辭而辭者也爲窮之德我而委曲以副其意非誠心與直道也非所與而與者也與人爲亂昭其賂器以示人春秋書曰取郜大鼎於宋納於太廟逆王命而助不順接我以利而我入之春秋書曰齊人來歸衛寶叛臣竊君邑求食而寵以備禮春秋書曰盜傳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非所受而受者也諸侯時獻天子天子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賻求車求金又求彝器是天子之失禮也汶陽之田魯舊疆也恃大國之力而復取之雖曰故物與取非其有同惡非所取而取者也辭受取與之義廢天下無善治生人無完行何也先王尊卑上下必有等威服食器用必從主人親疏厚薄必依倫次往來報答必求宜稱國法禁拾遺惡民以無分得也修心一動百慮

皆作各以勢力相脅持機械相鉤致廉恥道喪亂獄滋豐至於不可勝誅則爲上者亦遷就其法以從一時之宜陵夷既久人心日肆至於保邪廢正竊取其土地人民并與仁義聖智之名而竊之其黷貨之微者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醵席盟主之威假羽毛弗歸求一裘一佩一馬而辱兩國之君受叛於外盜作於內皆以禍其國敗其軍蝕其名義亂其法度何善治之有哉民間化之亦皆爭利棄義樂禍輕怨嗇施好奪苟以私已爲心不知是非遂至親戚之恩薄朋友之道喪男女之時失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一身之中一家之內所以自利者誣上行私不知其所終也故鄙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陷矣絕故舊矣父子別籍異財矣所謂亂世之君子不改其度者蓋

千百之中未嘗見十一焉何完行之有哉凡貨財之用有三一爲賦稅二一爲禮儀三一爲衣食過此以往皆朽蠹也武王遷鼎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孟子區區於取與之間周詳委曲以開道後人蓋富者幅也如布帛之有幅也幅不可越越幅則患生君子惟其幅也故兢兢裁其有餘小人不爲之幅故悵悵日憂不足天地爲道常損有餘以補不足人事相接常歛不足以奉有餘於此莫爲之幅必有狃嗛嗛之食墮冥冥之節者矣夫錙銖之費積於無用則爲狼籍散於有用則爲道義附益於有餘則爲棄於地也補助於不足則爲平其施也吾嘗試之矣春潦夏霖渠瀆皆滿無所受之不得不溢爲決潰多藏而無可受其散去亦猶渠瀆之決潰也未幾旱暵因之流金爍石草焚土枯愚者

悼喪悔向時所餘不能留之以至於後然當其未決之時不知留於何所且即此焚燬之時苟可糊口何必故物昔人有云縱我不得他人何傷此書傳所傳誦也夫貨財者天地流通氣也聚於一家使氣不流通不可謂仁聚於一家必有意外之患聚於一處必有不測之憂攘之使聚以微其憂不可謂智且物性必貪而妖邪之物尤甚故利之所在妖必隨之不幸而聚其利因觸其妖觸其妖則必逢其禍矣石崇之家炊飯為螺豈非妖乎齊將求金而閔王不與臨淄既破五國入齊而爭其金豈非禍乎凡貨賄通行之世未有遂已者也必大為殺戮大為翻覆使民問蕩然颯然蕭條萬里豈惟貨財無所自出即生人之類僅存無幾而後貪心始息民志始定君子觀其始事憂其終必

至此也或曰羅而致之將以快一時也過此以往雖復失之亦不吝惜不亦可乎曰悔而散之則可失於檢察而忽焉以散是以盜易盜也焉可謂積而能散耶夫非所與而與謂之亾非所取而取謂之盜亾之與盜其爲不義一也且鹿臺鉅橋武王雖欲不散積之既久必有散之者乃天地自然之理子孫不能守與其身不能有焉置是非於其間耶縱觀環堵之室蕭然枵然無一物可散者是眞能散積聚者也魏獻子問屬厭之說而辭梗陽之賂今人貨財當前能以屬厭爲心終其身無貪冒之病矣過故人饑寒自當有所脫贈不必問其何如人也然有施之不報者有施之即報者有薄施而厚報者總不必置胸中一置胸中則市井之行矣然施與之際亦難言矣慷慨好義自謂輕

財賢者必不受嗟來之食所欲受者皆鬻賣指使之流猶
棄諸糞土也故輕財好施只可爲諸隱微之地若古人清
畏人知可也嗷然號召於人瞯然督責於世皆惡德也以
已所餘形人不足亦市心也故爲殷勤實無損已之心尤
憸人之肺腸也所施之人亦當以可不可辭受之有可受
之義不必辭也無其義而啗我以利是使我棄義也徇我
以欲是使我敗禮也我所當惡也不知惡而好之君子不
爲也君子不樂受人之惠非直惡傷廉也畏其有德色也
畏其有市心也畏其適與窮乏之會而無以報也有德色則
不堪有市心則難厭施而無報則非禮也傳曰報者倦矣
施者未厭施而不報不可也報而厭苦之亦不可也求其
報施適當彼此兩快者不亦難乎君子畏之是以卻之于

其始若夫尊者有求於下下之人猶在可從可違之間必其求不以道拒之有辭者也不可以使人也

慎動篇第四十五

君子曰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有正亦有邪有禍亦有福然而衆正所積福無不及衆邪所該禍無不逮欲遠禍而膺福非趨利避害也在乎居正去邪已爾全身遠害之道緘口一也孫言二也戰兢三也知幾四也遠慮五也謹威儀六也教子孫七也努力自修無忝前人八也容不肖九也有才不用十也言有招禍行有招辱之道專利一也殺善人二也僭侈不安其位三也專行無上四也不臣五也剛而多犯華而不實六也克己不能如禮而責人以正義七也與細人為怨八也

不蚤辟害後雖悔而無及九也身處困危爲惡不已十也
文中子生於亂世其言居身甚詳大指不好名不好動不
多事不多言樂聞過知愧畏寧宅平無爲勿處險運奇也
樂賢者而哀不賢也善于諷諭使言之無罪聞之足戒也
天地之間凡有知識之物微若禽獸以饑餓死者百無一
焉接踵而死皆貪餌者也道路之間死乞丐無門者少死
懷璧越鄉者多封狐文豹之災人皆有之申侯專利不厭
聽怨人之誣而美城其賜邑雖殺非其罪君子以爲理之
必然不在乎事之是非也物聚於所好故慶封致富不難
利旁有倚刀故慶封殺身不免石崇家富於財不得不結
納權戚以求免一時迨其翻覆不可救藥陽處父剛而多
犯華而鮮實與之處者知其不免而速去之王磐廢姓之

裔不屏居自守而遊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凌折伏波將軍爲之寒心故欲遠害者必遠利欲安身者必安道也人之生世莫不有忿鬬之情鬩怒之勢賢愚恩怨計較甚明者其終至于不能自勝所値莫非危途義理不如人時勢不如人强與爭其低昂其終至於必不可爭而爲衆鏑所潛擬矣世亂讒勝民多邪辟君子苟可容身不必責人無禮大小强弱之次亦天所淆故飾城而請罪古人以爲禮强大不知自戢弱小起而逆施皆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謝其詣郗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若夫忍柔曼之欲則可甘澹泊而有終身之樂忍剛直之性則可容不肖而不兆天下之憂虎豹蛇蝎於人未嘗即肆噬搏未嘗即肆毒螫初之見人皆卻避焉或

不即避毆之亦避焉不幸不及避然後噬螫之害始及於人而綱罟刺剟之患亦不免於其身此人所不願也亦豈物之情乎至於盤中之蠅非有害人之能人亦非甚疾之然而毆之不去縱之復來至於厭惡之極鮮不糜其軀蛾之赴燭依於其熖婉轉而不釋再四旋繞以墮於脂膏爲期故有所慕而欲啜其汁則爲嗜膚之蠅有所附而欲依其光則爲赴燭之蛾凡天下之嗜人者與附人者其翻覆之際皆足殺身而已矣君子明哲保身不貴懵懵之福憧憧之活也持身不可變姑孫言以辟禍禍至不可逃盡先去以明幾小宛之卒章既溫恭矣猶懷危墮之懼既小心矣猶有隕墜之憂防患若此患何自至哉患之所乘有起于纖微者有得於出反者人我之間最恐有隙隙既開矣

必決裂而竟其際愛憎之端最恐有跡跡旣存矣稍指摘焉必成其搆塗其隙剷其跡則在乎能忘矣夫愛憎所在根株未去萌蘖必生澹而忘之所以剷其株掘其根也觀今日所以苦人卽他日所以苦我雖有爲惡之心不敢遂矣人已怒矣勿更激之雖有必逞之志亦稍殺焉古之君子柔巽於暴俗所以保天命也魯仲連遊心物外頗觿自娛璞中陳寔獨弔張讓荀爽貽書李膺庾炳輸忠王室江湛免難二公羅網雖張吾之坦途自如不亦善乎人之居世不可有名不可無望名者我所求也望者衆所歸也有權力者敢害人之有名不敢忽人之所望故見忘於人者可以遁身見重於人者可以保身櫟社無用於世而求美蔭者爭託焉鵠的示人以難而操弓矢者爭射焉孝章有

九牧之歎李邕懷一劍之鋒其已事可觀也且防身之道巧詐不如拙誠劉向所記放麑啜羹之事范史所稱有餘見疑不足取信者亦足觀省矣凡喪家亡身未有不以驕恣者也驕恣者人所怨怒也人含盛怒極怨而其耳弗聞其心弗慮則其受禍有深而不可測者彼之恣驕此所禱祀而求也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分矣愼動之行有四觀損益之理善剛柔之用明禍福之倚伏守敬戒之要道是也高者有崩道也下者有壞道也雷有時而乘乾虹有時而侵日萬雉之城中天之臺可以爲墟抗志氣肆身體矣一旦刧戮困餓伏死牆壁擁妖冶奏笙竽沉湎日夜矣轉盼爲人臣僕三后之姓於今爲庶十干十二支相配而有孤虛宮成則缺隅衣成則缺衽爲夏屋者不成三瓦而居

之損於前者必益於後損于身者必益于世損於人者必益於天損其所有必益其所無此損益之理也兩剛相劘也兩柔相避也木之仁也禽鳥依之士之擠也稼穡殖之莫銳於金而鍜鍊相尋莫固於石而鑱劖相加拂吾意而色見於面此甚易也怒加於人而欲其相忘也不亦難乎方其怒也如水之湍激不可禦也迨其已發如挽東逝之波而浩嘆無策也方其怒也如矢之既彀不容不發也迨其悔也如質的之既破而不可復完也以強凌弱雖不義猶或有成然以不義與強而幸勝者必恣為不義而不知止雖強不能遠亾而不義足以速亾也此剛柔之用也境外之功已成而操文法者方始輸與始就鬼神之歆方興杌篿之妄而妖夢之作燕飲之樂也而亂籩豆喪威儀匪

直僨偶相構蓋亦君臣爲虐總之樂往哀來勢尊禍速所甚欲者期之而不至所不欲者不期而見及故政由甯氏已卜九世之災芒刺在背皆懷曲突之謀此禍福之相倚也片言可釋積忿不已吾心先不平也睚眦之害相仇無日吾必欲求勝也怨之相報也莫知誰爲主客事之相因也不知誰爲初終人情皆危已不獨安人情皆懼已不常泰人情已危決不以危而甘自斃也況其已懼決不以懼而戢其害之之心也但處其上卽思抗之但據其前卽思蹶之仁人處此其心廣大寬平其言溫厚恬愉其容整齊和穆才不足勝人而量可勝人智不足庇身而識可庇身行階厄者尙慮飄瓦奔車之上必無仲尼此敬戒之要道也聖賢憂天下之亂而人類胥盡故凡爲亂之事估亂之

情既亂之象將亂之幾與夫造亂之故弭亂之策處亂之方救亂之道莫不備舉示人何言乎其事也觀其在位則使人不以道用人不量力政事皆亢厲而人心不惬號令皆鴟張而民生不靜閭里之間不必舊有仇怨而戕賊必致若虎豹蛇蝎不可以理喻也朋友之道廢故讒譖日聞上下之義盡乖而訛言競起隱暗垢汙之行遍乎民間而法令不及討此爲亂之事也何言乎其情也亂世之人其心塊然與血肉土石同爲一物恩愛不知恤道義不知尊悖然嗜利趨死而無所避世已亂矣不知其可憂不知憂亂則所行莫不造亂君子憂之顧誚讓之甚且中傷之此怙亂之情也何言乎其象也其象不忍見也始之以煩苦繼之以蕭索終之以愁慘煩苦之時民力不堪然上所徵

求其力尙可供也蕭索之時雖欲供之不得矣凋殘之感或見諸呼籲或見諸嗟怨至于愁慘則生理俱盡不復知事有是非身有利害引領待斃而已矣且車馬旌旗苦不靜也蕩析離居苦無所也戍徭行役苦不息也荷校株送苦不絕也此亂世之象也何言乎其幾也盡一世之士言不合道謀無經遠又且百物凋耗不衔於地民不得食勤於食者人鮮一飽處衰絰而笑樂棄職業而放蕩閭里諍愬不問是非物價重輕不論美惡不獨大事足致禍亂卽小事亦足致禍亂也此亂世之幾也聖人有憂之故示以致亂之故以爲天之命人無有不善惟人自棄其性天心亦不救焉孔壬成羣無不以皇父師尹爲囊橐褒豔女謁爲奥主此致亂之故也避言避色無吡無聽以混處於隴

畝求容於雒羅不幸所行違正一念悔悟萬善從此生焉如夜氣既復可爲生生之本是處亂之方也民之有憂軫而恤之士之有德爵而使之擇大賢以爲政非道德之士不用也所行皆導人爲善不惑其心志使陷於惡此弭亂之策也上觀天心而承之以敬一言一動常若天命在側一出一入皆有天監相隨以此自盡即以此誨人但使莫不信從即挽回氣運之機而貞下起元碩果復生在此時已此救亂之道也昔之賢者以壺飧之德及道路之士以男女之私貸其從史所施不過一人尚獲報於衆人中況一世盡受其賜乎故曰德無小而不報怨無往而不來君子樹德除怨惠利兼覆則可行於天下矣亦救亂之道也道路之險聖愚所共也順逆二境亦聖愚所共也處險而

濟化逆為順則存乎人矣晉文公趙襄子善於出險矣猶未得其道也必也處危難不失其正故能感人心於和平周公有焉因恐懼而有法則雖戎疾而益光大文王有焉厚下安宅以相從於憂危之中公劉太王有焉此皆非趨避小智也所以應變者得其道也

庸行篇第四十六

聖賢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凡冠昏喪祭鄉飲酒士相見謂之六禮貌言視聽思謂之五事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謂之八政道者本也六禮八政五事其事也本固不可不修事亦不可不講習各得所宜斯謂之道矣君子之相接必可畏也必可愛也必可則也必可象也端正廉隅不為傾側所以為可畏平易近人人必歸之所

以爲可愛輯柔存乎外省愆存乎內所以爲可則行者有其可止止者有其可行行止不失則動無不善喜者有其可怒怒者有其可喜喜怒不失則色無不善語者有其可默默者有其可語語默不失則言無不善所以爲可象天下無遑遽之大儒無敧斜之端士折旋中則必不爲偷薄劍佩在身必不爲媟嫚穆穆皇皇臨下之容也雍雍肅肅事上之容也濟濟漆漆祭祀之容也端謹信實鄉黨之容也詳審安舒發揚明盛會朝之容也果毅嚴肅勃然充滿軍旅之容也愉色婉容戲而不歎事親之容也和厚易直飾制遜讓交接之容也敦厚凝重步履之容也挺直升速道路之容也從容條達溫厲有度言語之容也峩冠正襟燕坐之容也羸憊幽思衰絰之容也舒泰和悅容之常也

震悚莊栗容之變也父兄之容寬大子弟之容謹栗尊長溫然欲就卑幼斂然欲絀周官曰保氏敎以六儀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蓋君卿大夫之子則設官敎之里巷之間朋友相正而已君子容必稱其服言必稱其容德必實其言行必實其德不稱其服詩人維鵜之譏也不稱其容叔孫茅鴟之諷也不實其言周子虛車之喻也不實其德易卦輔頰之感也容貌之徵二一或失諸伉或失諸卑伉者悖亂之象卑者衰替之徵也哀樂之失二一或爽其節或悖其理可憂之事而居之以爲樂可樂之事而憚之如有憂是謂悖理悖理者喪志也喜樂之情見于拂意之時拂意之情見于喜樂之時是謂爽節爽節者兆憂也筋骸無檢束則形體散亂不整欠伸跛倚皆散亂之狀也形氣散亂

則志意乖張不定畔援歆羡皆乖張之事也側聽者心之邪也謾聽者心之馳也志偷者魄不壯也其衰甚於行偷志倦者氣可守也其病甚于形倦聖人敬有餘敬哀有餘哀中心之誠也此容貌之則也先王法服其義有四檢束身心一也表章威儀二也辨正尊卑三也象其道德四也又施以結禬聲以佩玉章以裼襲文物以紀之聲名以揚之規矩以擬之權衡以稱之端莊者不卽鄙褻寬博者不便趨促古道爲志者不與流俗同行法度文身者不與市井同好容非服不表著服非容不宜稱皆以存君子之心必不爲庶人之行懷細人之志也惰游失業之士鄉里屏棄之人則別異其服使知愧耻羞樂放縱惡拘檢人之性也若盡弛檢身之具而益其放其形放其心與之然必有

燕喪廉隅淫佚神志者故人主不冠則不見正士與正人君子相接不可不服其本服尊長之前不當爵禮服臨乎臣民不二其服新造之制詭麗之組不可服也其燕居也德不盛者不可盡其美色之尤者不可被其身世末太康不宜爲極盛之服以禮物身必不爲燕惰之服可以錦尚絅不可以帛裏布皆衣服之則也易之有頤所以明養也頤之爲義求養於人者皆凶養人者皆吉居動體皆凶居止體皆吉然則以道養人不私其恩膏以靜自處不動於脂澤斯養正之義也故所養之人不可不賢雞鳴狗盜則非賢矣養之之道不可不正豕交獸畜則不正矣所養之物不可不擇饕餮無厭則不擇矣所養之等不可不辨靡衣玉食通乎上下則不辨矣推而廣之命令政教平而無

傷亦養人之道貨財資用普而無積亦自養之道也若乃物産當前不顧其安但取甘美嗜好物誘於外情動於中不能持之以禮過從貶損與細民其胼胝極其侈僭與王侯競薪奕賢者不厭藜藿而需玉斝於朱門拾殘瀋於侯鯖公卿雖日下士而權輿不逮其初白駒興刺於終皆失養道者也古人燕飲之樂始於烝衎鬼神賓養耆老親敦宗族觀省威儀習學禮樂取其和暢不取豐盈儉而且和天下焉有不治哉否則縱耳目之欲極物采之觀相競以文相尙以僞人心從此壞矣陳饌八簋古人以爲盛饌今以此餉客客必不悅主人亦慚其不腆尋常燕好率用十有餘器是用古者公侯之豆數也先王事事隄防人心免首瓠葉三致意焉不特此也又制官刑以儆之首禁燕樂

次及貨財而後謹賢不肖之辨蓋燕樂不禁必至黷於貨賄貨賄不禁必不能澄清流品是以先王謹之至於鄉曲之飲尤易愆容止迷晝夜諺曰酒入舌出良可怍也必也會聚有節終事能敬去號呶惡習求溫克懿範日晡可即事燭跋而請退朝貴相聚有酒則飲之有公事則議之勿爲戲謔勿爲觴政不使檀卿起舞觸次公之狂蘇相徵諸中宏肇之隱也謹酒之義見於詩書丁寧告戒以爲非小德也此厥不聽必非小失也矯情以防其過守禮以制其心省愆以救其失積理以定其天而後爲酒德此飲食之則也事長之禮不可以勞勤之事强之不可以不急之務煩之不可以浮華之業溷之不可以勝負之迹較之不可以技藝之末齒之雖已之才能可喜而當長者之前不可

誇示以為聲譽也當揖者揖當拜者拜坐起旋辟皆有法度不可為非禮之謙恭俗態之逡巡非公事而用狀牒非職業而勤請問煩長者對答與磬折皆非禮也魯之為俗少長有禮道路之間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老者亦受而不辭俗既澆薄長老不自安與卑幼相讓斷斷爭辭故曰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故少者之禮長者不必過辭惟薄俗則必辭之梁松之事可鑑也侍君子者知慮昏濁欲進於高明質次窒礙欲遊於宣通才調樸鄙欲資以敏給術學頗類欲造於純粹舉事僨敗欲底於克成亦在乎聽其論議觀其行事象其禮儀法其志趣而已矣放言不戢者無德以實之也匿情不泄者無德以將之也邈然厭聽而語不可了作色相喻辨說不休無德以自重也對

答不辭讓論說傲其儕偶無德以自持也以已之膚說錯雜長者之言長者竭其誠欵而不能信無德以受之也如此者雖日遊君子之側所得亦無幾矣此侍尊長之道也

居處之道以安土爲樂以卜隣爲美作室者不取華靡美在堅固居室者不求歡娛娛在長久先世之宅不可改易仁厚之里不可他徙未築室而先爲藩牆先爲樹植未成寢室而先爲門庭道路常苦不克落成桑道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蓋木蕃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也爲君子者尤不可無德而大其居亦不可有令聞而美其室無德而豐屋伯廖所以危曼滿也有令聞而美室向戌所以箴孟獻也蓋奉身之具衆所其瞰者莫過於屋故豐之上六以爲極盛之戒此居處之道也所貴卜隣者無易乎呂氏之約

矣凡修身正家治生勤職之事舉以相勸凡無益之好浮僞之行鬬訟之習比匪之黨舉以相戒又爲之明輩行謹造請修燕好蠭賻遺使冠服有辨道路有儀疏數有宜報施有節至于水火盜賊疾病死喪孤弱貧乏寃抑之事必相救助此居鄉之道也饋遺之物易得則不貴難得則不繼儀不及物則不享操之失其儀將之失其辭則不文受盛禮而有怠容執重器而有慢心則不度人不我與而强求之則不義也物繁重而以約卑之所獻者尊貴則以婉致之卑者之物不敢瀆尊上也貴者之物不可瀆高賢也往來酬贈損已而已非爲彼貨利也故不以已所賤者遺人不以人所乏者利人皆以殊乎市井之心也卑者遠來主人雖不在芻米之饋亦當不乏之敵者相過主人有致餼

之禮受饋必審其故有可受之名不必辭其實求索之風
何以折之辭之以禮而已矣春秋之時有以官長之命貿
取民間小物而主人拒絕客亦謝過其事皆可法也此饋
遺之辨也名者生而有別之稱人之有名父所命也父没
之後名不可更臣雖欲更君不當聽君欲更之是爲奪人
親所名爲失禮也袁愍孫居班次之首不得不更無嫌而
易名不可也然君世子之名則必避之雖古法有不嫌同
名之說不可行於今也父母之前子相名也雖弟亦名其
兄君之前臣相名也雖子亦名其父父之于子命之以名
所以教義其不義者不可命也義之所在行之即爲禮凡
天下有禮者皆以行義也有義有禮可以治國可以隆家
反易禮義則害家凶國之徵兆見矣平正司法者莫過於

天養物均調者莫過於地故屈原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是有義有禮也晉穆侯命子使人稱道不順不可以行禮施于政事而民聽生亂是無義無禮也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君父之前相名朋友之前相字貶責書名斥所重也褒厚顯字避所諱也應字而名謂之貶應名而字謂之褒宰咺書名所以貶也儀父書字所以褒也功勳之臣俱以字氏其家孔父有死難之勳嗣君卽其字爲謚以旌異之由此觀之命字豈可無義耶諱名之禮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庶人父母蚤死不聞父之諱其祖無可奈何有廟以祀祖考有故老以訪問則必諱也諱多則難避高祖以上親盡不諱有事於高祖不諱曾祖以下禮曰大功小功不諱則朞親之諱可知韓愈作諱辨証嫌名不諱也

春秋譏二名爲其難避也一字爲名言簡易避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故二名不偏諱祖父之字不諱故古公亶父見於周公之詩儀禮饋食祝詞有皇祖伯某甫之文又其據也古者入國問禁入境問俗入門問諱私家之諱惟不避於公朝故宋人有以私諱觸長官之怒者論者不以爲非禮范獻子有失禮問名之事深以自尤今士大夫問不行此禮語言文字輒有所犯恬不知怪甚失鄉黨之誼且貽固陋之譏奈何曾不講求也此名字之義也與人言者當知避其先世之惡子孫有所言於人亦當諱其祖父之惡故華耦失言傳曰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兒時所好卽異日所長賢知之士所成之德業也棄好種植他日遂爲農師管輅喜覘天文異時卒以此見長故教

童子者必以誠朴方正曲禮甚詳其事所謂蒙以養正也
待僕妾之道不可狎昵亦不可殘忍明太祖謂馮勝曰自
後役人俾得從容足衣食無窘迫自然效力陶靖節曰彼
亦人子也宜善待之此待僕妾之道也田佃之家古人必
以禮遇之甫田一詩備述上下相親之事蓋農而日勸不
可怒也故詩曰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此待佃客之道也先
王待人無不溫厚和平蓋以天地之間皆勞苦以相生也
我之晏安有爲之拮据者彼不拮据則我不得晏安故體
道者不敢以已所不欲加物不敢以物所不欲奉已也此
皆庸行之大端也夫正容體齊顏色順詞令人生大學問
也過此以往皆末節爾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人生大事
業也過此以往皆浮文爾聖賢身無二事事無二適日用

飲食奉成法而行造次必於是總之以曲禮少儀呂氏鄉約朱子家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參用之使纖微曲折無不盡善而後無忝於為學也世固有道味未深學力未厚起居奉養偏過人者不足深幸也天道忌盈益謙過其量者造物必概之少而逸豫老多窮困盈虛之理也人必道尊德隆然後奉養可備否則深自減損以稱厥德勿使為造物所概受人愛敬亦然德之不稱愛敬雖隆心之憂也洒埽應對射御書數之事可身親者不必盡委僮僕暮齒微勞亦可休息心氣門隨手櫛器以時滌亦足收斂身心也以此推廣之可也

繹志卷十二終

繹志卷十三

竟陵石莊胡承諾譔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父兄篇第四十七

顏之推曰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傅婢指揮止凡人鬬鬩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誨諭故君子家法雖備乎聖賢之書猶必申以話言如施矜結褵再嚴父母之訓耳孝之小者鄉黨稱良士孝之中者朝士稱篤行孝之大者則達乎天子矣故天子之孝以士禮通之所以爲至德要道也內則所載皆天倫樂事也牀幃之前子婦肅雍孫稚怡豫環佩矜纓紳鞸綦履翼然立於其側匪直昧爽爲然其爲晨昏也復然其爲冬夏也復然和順從容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甲

拆而專榮爲父母者視天下之樂無足易此矣疾痛疴癢自爲抑搔不若孫子之快也行步疾徐中乎節奏不若諸幼之扶持也飴蜜旨甘滫瀡柔滑粲匜沃盥敦牟履杖時所欲而進之不如溫以柔色之爲悅也爲人子者和豫以爲容敬愼以趨事聰聽以承訓先意以迎歡竭力致養守身歸全下堂傷足懷數月之憂夙興夜寐存饗醫之恥不貽其所不受不瀆其所不安致其尊不敢褻致其敬不敢渝致其謹不敢殆有所營爲榮辱其親之念頃步弗忘此孝子之志也其或供養及時戶庭相依無王事不遑無異方悵望無饑寒生離無罪戾貽憂無期逝不至貽憂無號呼求養不得請於君相而退自傷悼不比於人此人生之幸不可取必於世者也若夫恆舞酣歌燕遊偷肆淫朋比

德貪叨忿憤汙漫突盜寃瑣詭僻行之堅言之玷否則庸
駑劣下不見取於人親老窮苦無一日之養否則妻子不
道不能裁以大義使遂其惡皆貽憂之道人子所當戒也
事君以道事父以義命有所不從而不名爲逆諫過以微
致微以敬敬而不入怨艾懲創無所容其憤激性之所近
意之所鍾生則承順沒則思慕器物有襡藏焉有展視焉
幼賤有常愛焉尊長有常敬焉劬勞胼胝人之所憚孝子
處此若有餘力詬厲朴責人所難堪孝子處此若有餘恩
將順匡救人所難工孝子處此若有餘才故曰孝子不匱
非直不匱於心常不匱於事也事親之道終於立身立身
之行愛敬而已矣凡親九族平政治惠鮮鰥寡澤逮黎庶
皆愛之屬也居上不驕處下不亂謹言愼行恪共明神皆

敬之屬也伐木殺獸必以其時豈必有濟於天下亦云愛而已矣不登高臨深不苟訾苟笑豈必有益於天下亦云敬而已矣常以愛敬爲心則所行無過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以治人則有用以立德則有本在上之人不必更有教令在下之人不必更有學術以此二義博觀而近取比類而知方愛敬在此感化在彼上通神明下徹物類若鐵炭之相召桴鼓之相應也尊貴之養嚴父配天貧賤之家啜菽飲水苟義所自盡其致美一也修身潔己不愧藜藿穢名浼行有慚黼冕苟內省甚嚴其無忝一也考正甫之業歸美弗父何苟能身之所履不近非道其義皆相通也季子之感皐魚之哭苟能貧賤不恥守義恬淡其理亦何憾也父母之於子愛之在心不在其事使之以事不在

其憐導之以道在乎服習不在相強羈丱成童必就師傅居處與階必擇仁里朋友講習必求良士誦說討論必務正學臨財取予必尙辭讓役使僮僕必多慈良居官服事必謹廉隅父母之心未嘗有棄子也子孫不受教所以敎之者無不至也鄭師克蔡子產獨憂子國怒之賢父之心不以其子智略爲重以醇謹爲重也馬援敎子務在敦厚周愼而戒輕薄浮華王昶命子悉取渾默沖虛俾其顧名思義不敢踰越又言輕貴者不可法而蹈守者可法性行不均得失相參者不足慕淳粹履道內敏外恕者宜慕陸遜曰子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必取禍顏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

宮不狎之道也抑搔痛痒懸衾篋枕不簡之教也柳玭曰
祖考忠孝必爲名門子孫驕奢必爲覆族德行文學根株
也正直剛毅柯葉也慈孝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不
可一日無也金谿陸氏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於家故
其家道之整著於州里房元齡集古今家誡以爲屏風諸
子各取其一日置意於此足以保躬凡此諸賢莫不有益
義方而況兼善乎父母於子雖有惡未可棄也舉以示人
不可盡言也春秋傳曰父母於子雖有罪猶若不欲服罪
然禮曰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左氏曰石碏純臣也大義
滅親杜預曰明小義則當兼子愛之朱子曰人倫之間若
無仁厚之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諺曰搏狸之烏非
護巢噬虎之獸匪愛己子後世律令亦有五服相容隱

之條義蓋如此末世教衰人不知禮狀其子孫失道如搏寇讐如傅爰書君子傷之掩耳不欲聽也故曰君子以兼愛望人父以友悌責人兄非直崇長厚也端本之道也不可得而假合者兄弟之謂也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妻孥而兄弟兼有之惟妻子可以行意其於兄弟則有不可直遂者此節文所從出也故兄弟者匪直親愛之府蓋亦道義之門是故其常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哀喪無適而不自盡其變也死喪相求急難相助外侮相扞憂娛苦樂無適而不相恤此先聖故人處兄弟之道人無兄弟其孤特也都非人情所堪人有兄弟其驩娛也亦非妻孥所勝賓客燕飫非此不暢歲時伏臘非此不歡王化雖微而壎箎之和亦足自裕此先王誘人以兄弟之樂所以常棣之

詩其志切其情哀委蛇漸次曲盡人情以竦動其良心使樂聽從所謂雅頌之音感人者深也聖人處人倫之變不失義理之常非有意爲此也其心常平其氣常和隨所感之情因而應之久變而忽得其常則喜其常不更虞其變也雖未必驟致大順其所消融亦過半矣不以小忿廢懿親不以家釁告閭黨不以齟齬絶天倫不以不報斬平施不幸而有閼伯實沈之憾至於死喪則釋怨而盡禮不義其行可以不與其勢不啖其利而無相絶之道蓋人倫親疎之分卽此心自然之天則也予以自然之則則無有餘不足之患此所以不失常也春秋書天王出居者同氣至親不宜有難此人倫之變世道之憂故雖天子之尊必凶服降名以自貶損是以謂之有禮民間兄弟所以至於相

殘者莫非讒邪爲之顏之推曰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庶無頹毀之患如雀鼠之不䘏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矣故人有妻妾而假合之端自此而始假合日益隆天屬日益替此不可不慎也

宗族篇第四十八

族之爲義歡喜相慶急難相賙死喪相䘏有無相通疾病相養親愛愉悅而獄訟不作生人之樂王化之盛孰過於此然而閼伯實沈之釁不絕於時因而教猱附塗之刺徧於天下且聚族而處者大率氣類不齊性情各異求索太煩尊卑相軋是以近而不相得則怨怒隨之鮮能以親愛終亦其勢然也行葦既醉頍弁三詩親親之道也周家忠

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
其福祿殷勤篤厚藹然肫然故爲族姓者咸恩誼之隆厥
以福之駢臻德之高明旣有賢子又有賢妻所生又賢一
唱三歎眞切懇至信其爲家人言也至于樂往哀來悽然
傷懷勉以卒爵俾終一燕之歡以此卜祖德之隆焉以此
覘後來之慶焉天下之家若此天地無戾氣四海無凶人
矣太和之氣充盈兩間人受此氣自然動盪薰蒸故其相
與輒相期以吉祥相慶以福祉君子則思致福之原故君
子之福能自得之而不盡聽于天也記曰福者大順之謂
也大順者仁厚之風也帝王以此居心則仁厚見於天下
父母以此居心則仁厚見於子姓仁厚所在百邪遠矣衆
善生焉未有仁厚而天下不治者未有仁厚而宗族不昌

者所以爲百福之原也故宗族之燕歡暢而不爲湎備物而不爲奢祝頌而不爲諂謚美而不爲佞先王立宗法五世之內冠娶必告死必赴有所維繫統屬而不至乖離也程子族人遠來則大會其族以合之雖無事猶月一爲之古人花樹韋家會法是其所取也本先王立宗之指用程子會食之法則無離絕陵犯之事矣或問於子曰獨子可爲人後乎應之曰毋弟之子爲兄後禮也繼祖者大宗繼禰者小宗獨子之伯父宗子也以獨子爲後是繼祖也獨子之父支子也以獨子自爲後是繼禰也舍祖繼禰舍大宗繼小宗非禮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則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正謂此也然則獨子之父可無後乎應之曰小宗無後當絕何休言

之矣古者小宗絕不爲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已
文莊公取之矣且不有攝主之義乎攝其宗祀待以歲年
獨子復有餘子然後以一子繼大宗以一子繼小宗孰攝
之必至親者攝之孰爲至親莫親于已之子出爲兄後者
也一世再世至三四世皆可攝也後世禮義不明人以無
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寧潛養異姓之兒春秋書莒
人滅鄫垂戒後世或族人利其所有藉口獨子不爲人後
遂以羣從之子攘而取之名號所假祼獻几筵之前血氣
所通隔絕廟門之外迹若有後而實絕矣鬼猶有知能無
莒人滅鄫之隱痛乎是在有司聽玆訟者深知小人之無
厭宜以義禮裁制禁羣從之攘取明繼祖之大義庶幾革
貪昧妥鬼神若欲和調衰世苟徇無厭之情終非通義也

且立後之禮必得賢者則無降爲皂隸與若敖滅宗之患是以鬼神憑依又在德也詎可聽人攘取耶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所云大宗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所云小宗也何以昔宗之而今廢之蓋諸侯之子爲大夫者宗子世嗣其爵支庶皆得食采地之入凡在氏族中無論親盡未盡冠昏喪祭皆告始祖之廟廟在宗子家故必宗之是以百世不遷無世祿則無廟無廟則冠昏諸事不告宗子家故大宗廢也小宗之法因高祖廟所在宗之也今世無廟廟祔主所在卽廟也吾高祖主在五世長兄家五世者三從也雖長兄亾而子孫世奉其主屬有祭告之事必于其家告之是以宗之至於吾子則爲親盡之祖

矣不往告矣故其宗以遞遷今聚族而處者鮮矣五世之主不祀一處屬有祭告恆苦隔越不得不別立位於所居之寢禮所當告無復至宗子家故小宗亦廢也然則宗法之廢爲日久矣蓋與世祿相因爲絕續有世祿者不可無宗無宗則食祿之人無所統屬奸邪不軌與游惰失職雜處賢者之列莫可分別其患甚大無世祿者雖欲立宗不得其維繫之具則與路人無異彼奸邪不軌游惰失職之人猥以宗子維繫之其患亦匪輕也且大宗之子行輩常卑有如童昏無行辱及其先奚取乎奉以爲宗冠娶妻必告死必赴也哉故程朱亦本世祿言之不及庶姓也

夫婦篇第四十九

夫婦之義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嗣故昏禮主敬敬則克

終克終則成物之道也克終則延世之道也六禮之接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所以致敬也贄見婦於舅姑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亦所以致敬也父母舅姑以敬先之內外大小執事之人莫敢不敬矣少子幼婦所見無非敬者莫不自處於敬矣有父母舅姑之敬而後可訓內外大小之敬有內外大小之敬而後可訓少子幼婦之敬其始能敬終身無不敬之日矣嫁女非難娶婦爲難嫁女者具資幣遣之而已娶婦之家內外大小不可不敬慢易媟越雖冠冕之裔吾必謂之委巷矣恭敬儼恪雖農野之子吾必謂之學士矣易曰君子以永終知敝終而不敝在乎敬焉爾古者男女氏族皆擇德焉非崔盧之謂而鍾郝

之謂也新婦入門以高山景行致其慰勞其世俗之情哉故凡議昏者小大不偶非禮也尊卑不偶非禮也少長不偶非禮也不必遊焜燿取清貧但徵察其先世士農之家子孫朴魯親戚相依數世之益也游情之家子孫狙詐親戚相猜數世之累也亦不必舍其邑里遠之鄰封他不具論第以中饋言之婦人隆父母家其天性也嫁不越乎邑里內外中表燕好常接雖有隆替疏數不見其迹若獨饗鄰封之賓必有不期隆而自隆者異同之見一啟舅姑子婦皆齟齬其間非所以道迎和氣也若夫女之尤者非其人不可近非其德不可近淡山大澤實生龍蛇天下至言也擇婿之法亦不必大遠人情如詩所云蹶父之事必求壻家土地肥美物產殷阜然後以女字之亦足見經術之

義未始不在人情中也昏家而論貨財傔儈之行也聘婦
而求贅壻臧獲之心也古之行禮者納幣一束束五兩兩
五尋此貨財之則也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
出贅賈誼謂之惡俗秦之行皮也先發贅壻賈人後及市
籍之民則知贅壻之風贖貨棄禮彼俗亦賤之久矣且以
女待男非所以養廉恥先配後祖非廣嗣繼宗之義婦已
歸矣而非其家是無歸也三義皆失焉事之最悖者士大
夫之家確乎不可行也古者男女既成苟非國家有故未
有過時無匹者桃夭摽梅獨紀聖人之化亦以著男女之
之時也世衰道微政煩吏酷有軍旅供億之警有徭役匱
竭之患雖有男女而仇匹非時所以綢繆采綠諸詩於其
喜之淡則知其曠之久又有可歎者先王教人必使知儀

家之道而後爲夫婦知成人之道而後爲父子一夫一婦庶人不乏於室妾媵有數侯王不踰其制故女子守貞信而惡非禮男子重伉儷而賤淫奔末世政教既衰柔曼之傾意恣其所欲貴賤無等取女過度諸侯妻妾以百計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列屋而閑居者既衆苟合而輕棄者亦多馴致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民間怨曠既多求匹非時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而風俗壞矣又有蚤昏少聘不解以禮自閑男子耽樂無極女子席寵日驕始則委曲順從久且互生厭棄燕私既析忿恨遂滋求爲路人不可得已家人之義明內而齊外明內者好惡不偏也齊外者威儀不瀆也君子齊家先正乎內以已視人則已爲內以身視心則心爲內正已者所以正人也正

心者所以正身也古之育女者既與男子皆有胎教於未生之前逆其成人則有師傅保姆之助珩璜琚瑀之飾威儀動作之度其最備者更有詩書圖史以爲勸戒其在家也男女異長自爲伯仲亦不相離也今之教女者鮮矣既嫁之後處閨閣之下闈闥之中慶賞刑威文告意指所不及也非男子以身爲刑于將誰取法焉文王之化及于婦人女子莫不知道義之重而忘其私況此必男子儀刑有素足以爲法也易曰家人利女貞非女自正正之者男子也家庭之內稱引綱常教導禮儀凡勢利傾險之言不出於口喜怒有節動止有度凡僭忒瀆嫚之行不見於躬父兄子弟妻妾奴僕之前莫不如此所謂正也若冒於勢權貪於貨賄沒於廉恥爲害於鄉鄰得罪於君國雖其事不

與妻子相關要皆失儀刑之道亦所謂不正也至於謔浪笑敖孌妾所喜伉儷所惡儀家者所最忌也中饋者陰之養也畜藏者陰之利也儀刑者陽之倡也嚴厲者陽之壯也庶人之家勤謹治生備物餉客公卿之家丈夫積德累行以致爵位婦人能循法度不失內職至於祭祀之時終事有儀少女能敬而益見其德之盛他若君子行役獨處而思猶必勸之以義勉之以正則男女各盡其道矣匡衡曰婚姻之理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由此觀之匹耦若非其人品物必有不遂天命必有不全此終身之憂也人世不如意之事未有非其自取而牀第之間爲尤甚雖成子姓猶未知其負荷與蕩覆也晉獻公滅其國而嬖其女魯莊公釋父之怨而娶仇人女以終事觀之甚可危悚最

小之愆猶不免恥辱焉靜女之詩其婦人相贈而不知羞
其君子誇詡而不知諱衛之淫婦既爲人所棄不自咎失
身而責士無信君子讀此而有感焉政傾俗壞至於如此
生其時者賢士無良匹孝子無貞母則君臣父子兄弟朋
友之所行亦可知已司政教者宜豫爲之防未可謂男女
之私而忽焉孔子司寇三月魯之道路幾于文王之化夫
文王之化不可求者婦人也詠之者男子也彼皆不犯非
禮矣善哉先儒之言曰色出於性淫出於氣君子持志以
御氣所以止淫縱也且情之不能已紬於義而自止以義
止情勝怨情者多矣此先王之澤孔孟之學也婦人不妒
忌則子孫衆多不獨多置妾媵也其性情之中和德之仁
厚律身之莊敬皆凝福之基也未有福大而子孫不衆者

也性辟戾則不中和行安忍則不仁厚專房闥則不莊敬皆薄福之事未有福薄而子孫蕃衍者也媵女淺事春秋書之明妾媵之制不可廢也所以廣繼嗣戒專寵乃以不曠之故任情而動持身無禮至於息允微弱骨肉離乖綱紀廢弛禮度敗壞則祖考之罪人人道之怨耦乃知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書傳載之以爲美談不亦宜乎陰陽之氣感欲其專應欲其至不專則氣不聚不至則精不凝不凝不聚故不能成胚胎也又必問其正與不正時與不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所謂正也董子曰新牡十日而一遊於房年漸長則以次倍之禮曰雷將發聲必戒其容止所謂時也正而且時所生之子亦必得氣之正而邪氣頗類不與焉如嘉禾靈草麟趾鳳雛自

有娗媠必非庶類之感名也大夫以上不再娶有嬪御以治內可以不娶也大夫以下或事舅姑或承祭祀或主內事故不得已而娶今欲杜吉甫伯奇之禍能如曾參王駿則大善如不然不假名器猶爲得之溺情寵授而不知節終爲釁尤不可測已朱暉云時俗希不以後娶敗家者此之謂也帝王之道不窺人閨門之私不聽閫中篝之言士大夫杯酒鄉曲喜談燕私爲笑樂原夫不敬伉儷是以至此有識者正色拒之不爲過也士大夫不嚴出妻之禮是以育女無訓取婦無擇儀家不講求其法女德無極何所懲而不爲惡焉夫以義合者不義則離故程子曰妻有罪出之何害但語言之間不可令彼曲我直自有含容之意則可爾春秋內女之出必謹書之所以敬愼重正終始稟

然而情欲之私不得行乎其間也紀叔姬出而未嫁夫家復請歸葬春秋不削其事亦所以示法云

祀先篇第五十

祀先之禮有義有儀講求其義所以一此心也服習其儀所以律此身也愛敬仁孝之謂義品物度數之謂儀君子有過人之德義之所發無不摯至是以鬼神日監在茲此先王萃渙之道先儒思成之指也祭之爲義莫重於志志清則物嘉非甘芳之謂也志慤則物重非寶玉之謂也志順則物時非鮮新之謂也以物之馨香屏除內心之邪慝以物之貴重消釋內心之鄙賤以物之時宜節宣內心之和平故春秋重志志敬而節具謂知禮也爲宮室以居之設木主以象之陳玩好以娛之薦芬響以悅之所以達死

者之志也聯親疎敦長幼以職事序賢能以禮誼逮幼賤
以燕飲合宗族惠澤洽遠邇所以達生者之志也祭之日
賓容修其容子孫榮其事擯相詔其節文學士大夫於此
覩禮於此道古主人更無他念盡其誠敬而已矣祭也者
人道之常也思慕彷彿人道之愛戀也饋奠祝嘏人道之
綱繆也忠信誠慤人道之敦篤也能盡人道而後爲君子
能爲君子而後能事上使下祭也者所以養事使之德也
所以教事使之學也講究習熟於平日安行蹈節於臨事
爲學之本務也不可得而久者父母之養也天地萬物莫
不相禪無盡獨父母之歲月不得有餘於子子之愛養不
得有餘于父母一朝悔其不足終身無望其足矣故父母
之年方其充然有餘子乃童稚不足自盡及其竭力耕田

供爲子職或稍被一命差致菽水此時父母之年已若竹箭奔流不可追矣子路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三復斯言何痛如之終天之訣一絕毛裏之屬焉在惟祭之日始一相通旣苦爲時甚暫又恐居心未一若復慮事不豫比物不具終生無相屬之頃宜揚子有豺獺之戒皐魚有在野之哭也天地之間無時非理與氣流行不息然與賢者論道德之旨則當置氣言理蓋氣有昏濁理皆純粹仁義禮智之性君子不謂命是也與衆人論幽明之故則當置理言氣蓋理本大段相通氣則一綫不假鬼神非其族類不歆禋祀乃氣之不可假借也天地山川古先聖王聖賢之類是理之相感也要以承祭之頃止當言氣如天子祭天地由與天地之氣通諸侯祭山川社稷由與山川社稷之

氣通蓋天地生萬物山川出雲雨萬物徧乎天下雲雨澤乎一方天子功如天地諸侯澤如山川故可云相通也洪範庶徵因乎五事人之貌言視聽思與雨暘燠寒風相感亦氣相通也祖考之氣雖散而有子孫相屬則氣復存祭祀之頃子孫心志專一則氣聚而祖考之神亦聚故有感格若非其祖考氣原不通此之心志雖聚彼之精氣別有所屬何由通焉蓋嘗譬之猶是人也有執贄而見者有款洽而語者有一揖而退者有終日相見若江河汎梗適相值而已者接覲之時稍有不當人我皆有憾其於鬼神亦然匹夫焉可對答帝王然帝王欲見之則亦可對答矣有精神相嚮也諸侯時見天子禮也然天子不聞宣詔殿門未許通籍忽焉闌入則為罪人精神原未相嚮也故諸侯

決不可祀天地大夫決不可祀山川士庶人決不可祀非族本無精神相屬忽焉致其薦獻如之何其能感召也祭祀者杳冥之事宜先求其理有迹甚杳冥理實槩然者祖考之來格是也有形雖陳列理則幻妄者浮屠老子之宮像設儼然者是也學者理之所在以心求之則爲仁人之饗帝孝子之饗親理所不在求之以心汎汎悠悠不能相通然猶無得無失若專精獨好必爲鬼神所憑而疾厲生矣先王制祀典但使渙散者聯屬幻妄者杜絶是謂知鬼神之情狀旣不爲氣之所屬更不必言有其相屬之理若淡求其理則天下之爲物者其理皆可相通必有狡猾之巫覡值惑溺之夫婦借相通之理以實狂妄雖明哲君子莫能勝也然必不可曰吾之氣與浮屠老子相通也與魑

魅罔兩妖孤厲鬼相通也亦爽然矣凡陰陽之理陰非陽不立故以子孫精神聚祖考精神而後有所馮依若精神不聚神必不假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若子孫不賢神亦失其所馮故傳曰神所馮依將在德也至於祖考賢者必能求福於天以祐其子孫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子孫賢者亦能光大先靈以受福於天詩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後此何與於非族而受其狂惑哉鄉人禓孔子朝服立阼階存室神也存室神者欲神依已無恐也由此觀之巫祝之流不可號叱於家恐致鬼神不安怨恫斯作祀浮居老子之神於寢非所云敬而遠之也且神在宅爲中霤在野爲社故家主中霤而國主社中霤之神家之常祀也今世不修淫及二氏妄矣愚俗之事二氏非不虔也禮

居祖考之上食甘柔門之饌至於廢老者供養減賓客恒豆宜若凡事惟謹者然而嗜欲未訖也心志未防也惡幾未毖也貪墨而殫財者奢汰不已棄所餘以飯其徒斂攘而篡金者殺越未厭哀所剽以豐其居鬼神曾不譴責亦未嘗默誘其衷使遷善改過鬼神非有妄也禍福之爲妄於此徵之矣夫所謂鬼神非世俗所云也天地之間凡有可見之迹象皆鬼神也以其有所栽培有所傾覆則謂有性情有生長收藏以及物有焄蒿昭明悽愴以及人則謂有靈爽有變化生成則謂有功效其實杳冥無形所有者理爾理之爲體實有是無妄者致鬼神在天地亦實有是而無妄但遠之而愈有卽之而愈幻者也尊之爲理則益神求之以事則爲物者也虐而求助者亾之徵有而更祈

者失之兆非族而事者喪宗之祥中才之人戾氣滿前怙
不知怪而杳冥之物反惕惕然戒懼惟恐譴怒則何爲者耶
古人毀淫祠者衆矣未聞鬼爲祟也知道未真狐疑不帮
久之妖由人興不曰此心未寧而曰鬼神見譴漢哀帝是
也賢者淡知鬼神即可祛淫祀之惑淡知天下之理即可
祛鬼神之惑也古者天子至于士皆有廟見于經傳者夷
伯游氏是也王珪不作廟四時祭於寢爲有司所劾太宗
立廟愧之世亦以儉不中禮少之故唐世家廟爲多宋詔
三公立廟而有司疑難其制惟潞公廟成溫公作碑載其
制度頗詳世所準望也攷潞公爲相請建家廟事下有司
時蘇子容爲禮官議曰禮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士者
乃廟祭也有士則有爵無士無爵則子孫無以祀是有廟

者比于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故必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分爲之等級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請考案唐人寢室祠享之儀用燕器常食而已以此觀之作廟之事非請於朝經禮官駁正不可行也雖有世官而無世祿亦格于無田不祭之例不當行也是以祠堂通行廟制寖湮也忌日者君子終身之憂也古人叔父之私猶致踖焉況父母乎朱子黲巾素服以居不御酒肉不樂不[illegible]夕寢于外墓祭之日哀省三周再拜洒掃而後禖皆後世法古者郊禖爲祈子之神蓋祭天於郊以先媒配謂曰禖者神明之也其儀以元鳥至日牲用大牢此天子之禮令民間不可祀天而祈子之祀猶可義起盍於春分設祭主人夫婦望空祈禱用家庭常祀之儀祝詞奠告歲一

行之或疑其太疏則祭以每月朔望其禮稍殺但告神而已否則告諸祖考之主而已今民間祈子之祀輒歸一氏矣誕甚矣未有能正之者

奉身篇第五十一

人受形有生即有治生之累寒而欲衣飢而欲食爲嗣欲室戴天履地幼學壯行而欲仕雖曰附麗以生要皆生之累也累之所及與生終始譬如窶人子有所假貸於長者窮年迄歲奉其所舉之責至老且死尚賚逋負入地若隨事取償亟𦥯其務不更舉責長者之門則是人者可優游而終天年矣人之生也以中年爲界中年以前處乎日增者也割情去欲遜諸人事外聖人未許也中年以後血氣日衰形容日瘁親愛不常在左右憂喜得失逝而不留多

矣彼造物者既許我以日減可滅不滅或中絕而復續以有限之身殉無涯之役甚矣其惑也譬良田焉春夏之間封殖嘉穀鋤去根莠惟力是視誰能禦之秋冬之際戒以零露申以嚴霜不惟根莠不育即嘉穀亦不再殖矣善乎田豫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鍾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嗚乎冥行不休者人罪之年過不知止者天奪之矣石季倫金谷非不麗也平泉草木非不侈也田江南之夢抽旃旋而抑兒首非不樂也東都車馬漢陰冠蓋非不赫奕當時也峴山之登臨東陽之獻歌非不稱道後世也至觀後人弔古之感與天地無終極反恠昔時行樂何其暫也假令無此樂則亦無此感矣子夏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驕我者吾不復見

有道之士不當如是耶形氣所美而有弗得吾爲之悵然性情所共美而形神未接者吾未悵然也事理所共而有弗能吾爲勃然事理雖固然而天機所本無者吾未勃然也苟能去此悵然勃然之心物與我各有其美能與不能亦各有所能也山林皋壤志在避俗者樂焉未嘗避之而自不近俗不更少一展轉乎爵祿名譽性斂約者多所不勝焉如其不勝而自不營不更省一堅忍乎以黃白與棗栗遺羣兒羣兒取棗栗不取黃白也以海錯與菜糲遺飢人飢人急菜糲不急海錯也三世長者知衣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深山窮谷之人不行此以養生也千石之鐘萬石之虡隱隱聒聒如鈞天廣樂並奏彼擊轅叩角未嘗不樂其樂也治生艮苦者手可搏刃奉養備至者跣必視地奉

身不求贏餘則居心亦少係戀內境既淸外物皆退聽矣
勢利之好痛自降伏能使重者漸輕迷者漸悟不惟勢利
不能入即日用燕器亦隨具取足無身外長物之健羨矣
一介之士恆舞於宮酣歌於室始進之日窮奉養之樂聚
貨財之好莫不殃禍隨之故易之爲書自乾之謙十五卦
初六之象無全乎凶者獨豫之初六直言其凶不許以補
過以鳴豫也初六卑位也懽豫佚志也豫不可鳴卑位尤
非鳴豫之時以其反道而行爲已甚矣聖賢敎人誘以無
窮之樂警以終身之耻勸乎日進之功驗乎昔賢之事俾
其天常定其欲易足其心無競其所奉莫非義命也蓋度
形而求衣量腹而進食此口體所須也其紛多猥積者皆
在口體之外者也然則庸人所較量者皆長物耳曾是君

子而不能忘情乎況乎勞苦愉佚今之所遭向之所去何
不可以釋然公卿侍從此之所矜彼之所倦何者謂之確
然知所遇之無定安之而後可知所好之非我忍之而後
可且人之本心原無欲者也天下之物皆非吾所固有一
旦相值何所容其欣羨何所容其厭憎固有之心守而勿
失亦不覺苦難不覺矜奇是以君子身無二事事無二適
日用飲食莫非清明之氣何脂膏之好焉苟道義旣輕俗
情必重或矜已所有或羨人所有世味彌淡心彌不慽美
溢於外神危於内貧賤之喪德猶富貴也富貴之喪氣猶
貧賤也去彼取此不亦宜乎亦有初辭榮膴後極泰奢者
蓋由辭榮之時非能樂天未免憤世苟憤激未能盡忘則
藏私尚有其所一念微動終身所守崇朝而盡失之蓋由

義不勝情識不匡欲故至此耳故治生非能累人也但隨才稱等不妄爲趨舍斯可矣又有不止此者明君在上人樂其養闇君在上人樂其貧樂其養者備物也樂其貧者備德也備物者天下皆泰備德者未能忘憂此又在境遇之外者也

養生篇第五十二

甚矣有生之難也有陰陽必有動静有動静即有屈伸有屈伸即有生死况乎五行交運變化實多人生其間以形體之微入大鈞之冶內與嗜欲相搏外與陰陽相戰身非木石安得無壽夭獨值其堅且久者不亦難哉孟子夜氣之說蓋養生上藥也人一日中勞形苦神之事皆足傷生幸而嚮晦晏息形體希静精神凝聚故子刻之半元氣復

生酒色過度勞役過度元氣微弱雖得晏息而子半所生亦復微弱不能勝旦晝之戕害故養生者不可不葆全夜氣或取法天時或節省嗜欲或防六氣之淫或避人事之煩或積道義以自作元命凡天地之氣順則和競則逆陰陽之爭死生之分其相競時也一歲則二至爲重一日則子午爲重於斯時也遠聲色愼舉動滅滋味息神志以避沴氣所謂法天時也物所以養魄也理所以養魂也貧賤之致物也難故常得全於理富貴之循理也易然每受累於物魄强而魂衰者壯而驕蹶魂强而魄衰者疾而不死所以務節省也陰陽風雨晦明感于人者人莫能避也定其形固其精安處其神雖在六氣中常若遊乎其外故六淫不能侵也君子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

身作則象物而動息則中儆而備又聽樂有五節致味有五齊煩而不舍皆能生疾及時舍之則節宣矣故人事不可煩也仁義忠孝長生久視要藥也廉謹退讓全身遠害良方也好學克己老而不倦不使吾身有日昃之象雖非卻老之術而有後凋之實循理而動造化在我所以作元命也天地之間生物者皆和氣也鳥之伏也微暖相煦是以成雛若火炙之則暇草木之榮薰風相蒸也暖宜焚積則驟花而遽枯故易曰保合太和乃利貞禮曰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人身亦然所以盡性命之大期亦在乎養和而已矣有道之士胸次灑落翺翔千仞事物喧囂鮮不卑處其下而塵累不及其上存於中者惟有太和之氣更無餘念安得不樂樂則生矣先王以禮樂治天下欲

使有生之類皆得其和故有食飲之禮有房中之樂皆爲之節以養和也任昉曰神明在襟履候無爽體道爲用蹈理則和此養生之要也聖人愼疾而已禱祠祈禜非所事也病之作也因血氣壅閼血氣不能無壅閼猶行路不能無險阻險阻所在御者下推車蔑不踰矣養生之道調攝爲本調攝偶乖減省飲食屏絕嗜欲抑止思慮靜以待焉遲三五日則正氣通邪氣退矣蓋三日者以時紀之甲子之半五行已周至五日則全周矣五行旣周偏輕偏重無不調適是以疾無不去易所云七日來復者以衝言也衝者天地自然之變歲在壽星而衝降婁故知魯多大喪陽氣起子衝午故知南國蹶王中厥目皆以衝言也七日者與始事之日相衝是以必變病在人身亦復如是久而不

愈者服藥誤也蓋醫能治疾不能操起居之節藥能去疾不能扶元氣之衰不幸品味偶乖適足致病不能愈病故呂誨康希憲皆以醫諷諫實至理也至於方士之藥尤不可近方士之藥多主金石金石爲物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多端如擇之不精合之失宜則粗礦燥熚傷人醇懿孫思邈云藥勢有所偏出令人藏氣不平故郝處俊諫高宗廉希憲規元祖李東陽斥李廣韓愈志李于及巨處機去髓添草金盡貯鐵之喻皆萬世炯戒不可不慎又且藥性燥烈服之不已必致性情卞急喜怒無常其爲伏戎尤不可測唐之中葉屢以此敗臣民所不忍言也天地之氣正則通偏則塞人氣行則百脈皆平故容體端翔若欹斜跛倚必氣有不貫也養生家必端坐蓋外體端翔百脈亦

平也道家收視返聽取金水內映也蓋木有榮枯火有生滅惟金堅不耗水流不窮故養生者取之金鑠水涸死期將至故美色動魄芳香悅魂若遇道勝之士皆下品也辛酸二味本乎金木木主發生酸則收斂金主收斂辛則發散二味與五行之性相反必非養人者也必用其相反以伐病故不可多食也用藥處方皆劫去彼藏之氣以益此藏此藏旣益彼藏潛虧矣比來漸悟一法如某藏偶傷則以稻米煑薄粥稍糝腥血為滋味各如其藏用之俾米氣入藏為養腥血引米入藏庶幾有益於此無損於彼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是其義也卦盡之年元氣已竭所以視息人世者飲食之氣所延爾如人雖無產業貲本或為工匠或為傭作或為胥役隨事取給尚可粗足衣食不至乏

絕但不可奢用幾奢用而不乏絕者老而必衰者血氣也
神明在人與日俱長不當衰也神明之衰嗜欲害之故有
血氣未衰神明已衰者則知神明之衰不關血氣君子寡
欲以養其神明百年期頤而清炯如故也死生之際人所
難言然以意觀之如一絕澗之澗卻當一躍而過非有甚
難人苦負荷重擔不能輕舉跳躍所以艱難宛轉不勝其
憊有道之士能使所負之擔逐歲減除至于老之既篤而
此身輕矣輕則易於飛騰只如踰一絕澗一躍而過神志
自如又如一片瑩淨之冰光明洞澈煖氣薄之消融而已
纔有一綫未瑩即有渣滓留著器中不能如彼消融物欲
未淨愛戀相牽其狀何以異此否則負手曳杖逍遙行歌
反席未安而沒又何留滯焉人有病革之時生平所爲不

善歷歷自道世俗或以爲鬼責其說非也蓋不善之事平日常負疚於心特以神能守氣故秘於心者不以語人至於將死神氣欲離神不能控持其氣心所伏藏逐氣而出非有祟也所以平日收斂身心納諸義理爾時必不散亂也

繹志卷十三終